

當裁縫師的辛酸

吳崇蘭

從豪傑到裁縫奇人修廣翰之十一

老學徒當裁縫師傅

在香港有人勸修廣翰他們到香港摩星嶺暫住。那是難民居住的地方。東華三院每天送兩餐飯救濟難民。只要去登記，就可以住在那兒，食宿都不必自己掏腰包。可是修廣翰覺得不到萬不得已，不願去當難民求救濟。他九死一生的逃到了自由地帶，就應盡量自力更生站起來。他想起他在監獄時曾學過裁縫。他在街上常見做旗袍的店生意興隆，常常因為不能按時交貨而和主顧發生爭執吵鬧。他想：有錢的人逃出來了，裁縫師逃不出來，裁縫這一行業，還可以做。他既學過裁縫，何不重作馮婦，再去學做旗袍，正式出師做裁縫？

但是，修廣翰那時已經四十來歲，望五的人了，到那裏去做學徒？誰又要這麼大年紀的學徒呢？他在街上走來走去，左思右想，不得要領。後來看到香港太子道有一家王福順服裝店，老板是上海人，他即鼓起勇氣去對他說：「我想學做旗袍，你們店裏能否讓我來當學徒呢？」

「你這麼大歲數的人了，還當什麼學徒呢？」那老板說。

「你讓我在這兒當學徒，我替你做工，不要

你的錢，也不要你供我飯。你不需要付出一分一文，你覺得怎樣？」

那老板聽說不需要付一分一文的代價，却可以添個幫手，當然很高興，連連的說：「那很好，那很好。」

店東的太太聽了有些不過意，插嘴說道：「你中午這頓飯不必回去吃了。就跟我們一起吃。大家都是難民，大家將就些。你現在還不能做活，只能看。在這段時期，你先做雜工：買菜，帶孩子，拉風箱，吹熨斗……」

「可以，可以，我什麼事都可以做，倒馬桶都可以。」修廣翰一口承諾，從此他開始他的學徒生活，除上述的一些事外，他得給裁縫師傅倒茶、打扇、裝飯、絞手巾把子……

那個上海師傅很厲害，他在剪裁旗袍的要緊關頭，總是叫他站得遠遠的，不讓修廣翰看，怕修廣翰學到了他的手藝。常常當修廣翰走攔看時，他就會以嫌惡的聲氣說：「走遠些，走遠些，討厭死了。……」

修廣翰忍氣吞聲地站得遠遠的看，回家就用舊報紙攤開來學着剪裁。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他學了三個月，居然被他摸着了其間的巧訣門徑。於是他告訴陳鑄和他的太太說：「我們現

在可以開一個服裝店了。」

「你能行嗎？」陳鑄問。

「行。」修廣翰說得斬釘截鐵。「我們開一個服裝店。我管做。若是生意好，我們再請一個師傅幫着做。我們大家搬在一塊兒住，一起幫忙。」……

他們即在黃大仙道四十七號租了一個門市房。樓上半截閣樓修家住。樓底下是舖面，舖面後邊有一小屋是陳鑄夫婦住。那時香港做一件旗袍的工價是七塊錢一件。他們只要兩塊錢一件。店名取為京滬時裝店，陳鑄與修廣翰兩人用油漆在玻璃窗上寫上招牌店名。又用紅紙條寫着：「旗袍每件二元」字樣，貼在玻璃上，用一塊板子架起裁縫桌，沒有錢買縫紉機，花十五元租了一架。就這樣做起裁縫生意來。

由於工價便宜，第一天開張，即有生意上門。修廣翰兢兢業業，連夜趕做，做出來的旗袍，居然很不錯，名聲也就漸漸的傳出去。

當時黃大仙附近有一個電影明星訓練班，後來成名的電影明星高寶樹、林黛、王萊、尤敏等，她們都住在那兒，都成了修廣翰的主顧，這個時裝店，由修廣翰剪裁及使用機器，修太太的女紅一向很好，十三歲時就能縫製鞋子，這時她就



(左後)容正女長(右排前)園中趙妻與(左排前)翰廣修年一十五國民
。影合(右後)閩正女小

當初修廣翰逃到上海，原本要約史漢臣一起逃香港，史漢臣因為太太在南昌，堅決要回南昌。

當初修廣翰逃到上海，原本要約史漢臣一起逃香港，史漢臣因為太太在南昌，堅決要回南昌。

香港

說動共幹同逃

正當修、陳兩家辛苦謀生的時候，三義商店另一個合夥人史漢臣夫婦和南昌警察局的高級幹部嚴代表會跟着史漢臣夫婦逃出來，真是令人不可信的奇蹟。

嚴代表拿了這條金子，就與史太太約好晚上在火車站見面，他會帶史漢臣直接上車站。就這樣，

嚴代表拿了這條金子，就與史太太約好晚上在火車站見面，他會帶史漢臣直接上車站。就這樣，

說動共幹同逃

「你去南昌，必定會被抓去關起來。」修廣翰說。
「我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又不是國民黨，他們抓我做什麼！」……
修廣翰勸阻無效，便獨自逃亡去了。史漢臣則獨自回到南昌。他回到南昌在家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即被警察抓走關起來了，警察局已證實邱老板與陳老板是國特，要史漢臣找邱老板陳老板，找回才放他。
史漢臣的太太叫周玉馥。她年紀輕，能說會道，她想，史漢臣被抓起來了，要想重獲自由之身逃去香港，只有說動警察局的嚴代表。嚴代表常到三義商店去，一向熟識，這時她對他更加慫恿，認他為乾哥，常常燒好菜招待他。又求他帶點吃的用的給史漢臣。時間久了，彼此很熟，也就無話不談。史太太就跟他說：「當共產黨好苦，你何必在這兒受罪？不如把我先生放出來，和我們一起逃到香港去做生意享福。你看，你這麼大年紀，連個老婆都沒有。你若放我們逃到香港，你就是我們的救命恩人，我們一定會感恩圖報，那時你有了錢，要做什麼都可以……」
她說了又說，那個嚴代表終於給她說動了心。他說：「我把史漢臣放了，我也担不起這個担子，只好跟你們一起走。」
史太太說道：「這最好不過。我現在先給你一條金子做押頭，我們若昧心不帶你走，你還有一條金子可以生活。」
嚴代表拿了這條金子，就與史太太約好晚上在火車站見面，他會帶史漢臣直接上車站。就這樣，

樣，他們就一塊兒來了香港。嚴代表本來看到三義商店的生意做這麼大，以為他們逃到香港，也是做大生意的大亨，不想到了香港，看到他們的情況如此狼狽，大失所望，大叫受騙。說：「我在國內當高級幹部，到這兒來受罪划不來。我選不如回去。」他堅持要回去，修、陳、史，三義商店的三義就湊了一筆路費給他。誰知過了一個月，嚴代表又回來了。原來他人到深圳，即被檢查人員查出了他幹部的證件。幹部怎麼跑到香港去了？立刻就抓他到監獄去了。審問的時候他說他是南昌警察局的，他到香港去公幹，才放他出來。他即搭個便車又回來了，不過他還是要回去，只是不回南昌，要回他的老家山西。於是他們三個人又湊了一筆錢給他，之後他到何處去了，就不得而知了。

三人行各自創基業

在香港，修廣翰開了服裝店，陳鑄開了飯店，史漢臣可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史漢臣原在新六軍醫務處製藥室當少尉，負責配藥，隨軍到長春，接收日本的腦新製藥廠，他就把藥方都抄下來。他一到香港，即在中醫學校念兩個月書，得到了中醫師文憑，即在九龍城租屋開設一個東方物理治療院，將那些藥方配成各種丸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倒也成了妙手回春的濟世華陀。後來修廣翰到台灣後，民國四十三年為陳鑄辦了入境證，陳鑄夫婦來台灣後，開飯店，開舞廳，包電力公司的福利社，買橋園……成了擁有幾棟公寓的大企業家，可惜在民國六十年因肝硬化

去世，葬在他自己的橘子園裏，陳太太自陳鑄去世，把一切都看開了，一個人像閑雲野鶴，到處旅遊。史漢臣則因在香港混得不錯，不願再移動，不久又在香港開一塑膠花廠，先只有六個工人，後來愈做愈大，工人多至一千餘人，史有兩兒一女，都來美留學，大兒子自美回去即與新加坡一銀行家之女結婚，並在新加坡創有基業，二兒子及女兒尚在美讀書。

入境放寬先後來台

修廣翰在香港的幾年，就靠十指縫紉維持一家。這時孩子都上了學，大的讀初中，小的讀小學。香港的學校都是按月收費，學生亦是憑每月繳費上學，每個月的負擔很重。而這個服裝店既以價廉工美為號召，所以賺得很少。少賺就得多做，他夫婦倆的辛苦就可想而知。

民國四十年十月間，台灣的入境法放寬了，兄弟姐妹可以申請入境，修廣翰的內弟趙寶與趙的大女兒是上海國防醫學院護理系畢業。畢業後即在上海國防醫學院工作，政府撤退時，趙寶與由東北逃出，隨其女撤退到台灣，他即在國防醫學院當了教官，他原為上校，當了教官，降為少校。他看到申請入境法改變，立即就為其姐姐修太太及其孩子申請入境。申請了三個月才發下，那時已是民國四十一年一月，他即將入境證寄給修廣翰。

這真是一樁天大的喜事。只是由於趙寶與當初申請他姐姐及外甥女兒入台時，他恐怕請不准，不願讓修廣翰夫婦空盼望，所以事前不肯讓他

們知道，因此表格上的生年月日都填錯了。至今她們身份證上的歲數和生日都不正確。

修太太由於修廣翰不能跟她一起入台，很為躊躇。修廣翰道：「去，當然去。我們的目的地原是台灣，如今有機會入境了，怎能放棄不去？」修太太聽了修廣翰的話，就在二月二十三日一個人帶着兩個孩子，由香港動身去台灣。

修廣翰一個人留在香港，仍然過他的裁縫生涯。他得等他太太在台灣住過六個月，再以配偶資格申請他入台。所以他一直等到八月才收到入境證。收到入境證後，他就將他的時裝店頂給了蔡德華。自己在八月十六日坐船到台灣。十指辛勤換來的血汗錢，除了買一張船票外，餘款只換得四百元新台幣。在船上吃吃喝喝花了四十元，下船時只賸下三百六十元，境況真是淒涼。好在他是個刻苦耐勞，樂觀奮鬥的人，總覺得船到橋頭自會直，並不氣餒。

趙寶與自己只有一間宿舍。他姐姐修太太帶了兩個女兒來台時，他便為她們在羅斯福路二段，古亭市場對門臭陽溝上蓋的竹棚子租了一間小屋。那棚子屋祇有十坪大，像鴿子籠一樣，要想轉身都難。修廣翰來台後就要準備做生意，這小棚子當然不管用，就得另外物色。可是他家無長物，身無餘財，三百六十元新台幣，又能當得甚麼用呢？

租竹棚子作裁縫店

也許真如古人所言，天助自助者。每當修廣翰陷於困厄，上天就會賜給他一個轉機。他遇着

了在江西時認識的一位朋友張志民。那時和平東路與羅斯福路二段處有個洗澡堂叫逍遙池，張志民就在逍遙池門口頭搭了一個竹棚子，專賣香煙糖果……等雜貨維生。事有湊巧，修廣翰抵台後一個禮拜，張志民在公賣局找到了一個雇員工作，他就棄商就官去上班了。那個雜貨攤子也就壽終正寢結束了。他早出晚歸，白天竹棚子空在那



修廣翰為中國小姐林靜宜作旗袍及披肩。

邊沒有用，見着修廣翰，他就問修要不要做生意？

「當然要做生意。否則吃什麼？」

「你若要做生意，我就把這竹棚子租給你。你要接我的雜貨生意也好，做你的旗袍也好，隨便你。」

「那你呢？」

「我上公賣局做事去了。沒法子再照顧這個竹棚子。」

「你要租多少錢一月呢？」

「要一百元一個月。」

「老張，我們是老朋友，我給你說實在話。我現在沒有錢。我們來個君子協定，我租你的竹棚子，月底交錢。先住後交租，你若放心呢，就租給我。不放心呢，就作罷論。」

「好吧！就這樣一言為定，到月底，一個月押租，一個月房租，一個月下月的房租，我收三個月月租。」張志民就這麼答應下來了。

修廣翰全家搬到這個竹棚子來後，立刻就着手佈置。這個竹棚子一共有十六坪大。除去了做買賣的裁縫枱舖，就只能擺張床舖，放些雜物。煮飯都得到馬路邊去煮。修廣翰就在床舖上邊釘一塊板子，作為上舖，供兩個孩子睡。這塊床板是活動的，白天就拿下來作裁縫舖板。沒有飯桌，先是用一塊板放在洗澡盆上當桌子大家蹲着吃飯。小女兒正閩說：「爸爸，我不要蹲着吃飯，給我買一張小板凳吧！才五角錢。」修廣翰告訴她：「你能賺五角錢，你就去買。」後來因為洗澡盆吃飯常會翻倒，修廣翰就用貨架做了一個三

尺長，二尺寬的小桌子。才算有桌子吃飯了。

這一段辛酸的克難生活，深刻在修廣翰一家人的心上。那小女兒總忘不了那張小凳子的故事。大女兒正容，也常常說：「那時媽媽每天只買五角錢的菜。我在一女中上學，中午吃飯的飯盒子裏天天是炒蘿蔔乾、小魚。吃飯的時候我總不敢跟同學在一起吃，總是躲得遠遠的，一個人悄悄的吃。」……修廣翰到美國來定居後，那竹棚子早已變成了高樓大廈，可是修廣翰每次從美國回去，仍會到那個地方去站一會，憑弔那一段酸辛的歲月，常令他低迴不已。

「旗袍專家香港遷此」

修廣翰是八月十六日抵達台灣，一家四口，積蓄已用盡，等着米下鍋，不得不急急的在九月一日就開始工作。他買了幾張紅紙，上面寫着京滬旗袍專家香港遷此。他又在外邊打聽得做旗袍的價錢為四十八元一件，他又在紅條子上寫上折半的價錢：旗袍手工二十四元。將這紅條子張貼在路邊的大樹上。——專家這一名詞，為修廣翰創始，在此之前，沒有一個裁縫使用過。

修廣翰住家的對面，即為古亭菜市場。早上太太們都要上街買菜，看到那張紅紙條，都說：「這家的旗袍手工好便宜！」就因為便宜，第一天就接了三件。修廣翰和他太太便連天連夜的趕。接連又有源源的工作收來。他們早上八點開始做，一直做到晚上兩點。晚上十二點多，有挑担的花生糊湯，一人喝一碗充飢提神，又接着趕做。修太太每天只睡三小時的覺，因為她五點鐘得起來做

飯，料理孩子上學，及做孩子的便當，又要生火做熨斗。修廣翰也只睡六個小時。他們這麼辛苦做到民國四十二年十月，在省吃儉用中，總算賺了點錢。不過，修廣翰覺得要求事業發展，侷促在這角落裏一輩子都不會有希望。只有遷去熱鬧繁榮的西門町才有希望。只是這種想法，也只能在心底盤算、盤算。實際還沒有力量能做得到的。是民國四十二年一月間，竹棚子的主人張志民說：「老修，我這個竹棚子賣給你吧！」

「好啊！你要賣多少錢呢？」

「七千元。」

七千元，修廣翰夫婦倆五個月來那麼辛勤節儉，也真積蓄了七、八千元了。所以他說：「七千元，我分三次給你。第一次給三千，以後隔一個月付一千，四個月付清，如何？」

西門町開店的辛酸

張志民答應了，於是，修廣翰就買下了那個竹棚子。可是，他做到這年的十一月，他再也按捺不住他那想飛的心。他覺得他一定得遷去西門町。否則在這兒老是兩個人釘死着做，做死了，千省萬省也做不到幾個錢。將來孩子大一點，連教育費都湊不出來。這個地方，縫工不能漲價。稍稍貴一點，主顧就沒有了。老是二十四元做一件衣服，怎麼行？不過，要到西門町做，也得要有班底。這時候他想起在香港時做他技師的蔡德華。他就寫信去問蔡德華，是否願意來台灣求發展。蔡德華與修廣翰合作一直很愉快，所以他來信表示十分願意。修廣翰即為他辦好入境證，蔡

德華來了之後，修廣翰即和他商量遷去西門町。蔡德華是浙江諸暨人，人很隨和，他也很信任修廣翰，所以他說：「你說怎麼辦，就怎麼好。我沒有意見。」

修廣翰即積極到西門町找房子。那時候，西門町的萬國戲院才修竣完工，開幕放映電影只一個多月。峨嵋街的馬路原為沙土，也才敷上柏油，與今日的繁華還相差十萬八千里。修廣翰走到峨嵋街三十八號的門前，看到有吉屋招租的紅紙條。心中十分喜歡，即上前去拍門，門打開了，出來一個大胖子，這個大胖子原來就是房東李祥。修廣翰即上前問道：「你這兒的房子出租嗎？」

「那大胖子一聽他開口，立即回道：『不出租，不出租。』就準備返身關門。」

「你這兒不是貼着招租的條子嗎？」修廣翰即忙指着紅紙條奇怪地問。

「出租是出租。只是不租給外省人。你是外省人，所以不租給你。」

修廣翰聽了這話，心中很難過。台灣在光復初期，中年以上的人，台語以外，都能講日語。修廣翰不會講台語，即以日語與李祥理論：「外省人與本省人不是一樣的嗎？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你的房子不租給外省人呢？」

「嗨！你會說日本話呀！你是那兒學的？」李祥聽到修廣翰說着流利的日語，不禁一臉驚訝「京都帝國大學。」

「噢！請進來，我們進來談。」李祥立刻改了臉色，讓開身子，打開大門，請修廣翰進去。修廣翰進去了，他接着說道：「房子，我可以租

給你。你是受過日本教育的人，一定不會那麼欺侮人……」

「你為什麼對外省人的成見這麼深呢？」

「這不是成見。我吃過外省人的虧。我原來租給一個外省人，這個外省人住了六個月，不繳一文房租。打官司，害我花了好多錢，才把他趕了出去。所以我再也不願意租給外省人了。現在，你是例外，我可以租給你。」

「啊……原來如此。不過，外省人有好有壞。正如各省人一樣，你也不必以一概全。我先謝謝你沒把我當壞人看待。再請問你房租是多少錢呢？」

「兩萬四千元一年。一次交清。」

「好的。好的。」修廣翰答應着。立即付了訂金，留下姓名，就去籌款去了。

兩萬四千元，不是一個小數目。修廣翰既無兩萬四千元之積蓄，又無兩萬四千元的家當。只好到處去湊。他先把他的竹棚子押給人家，押了一萬元，後來賣了一萬四千元。又向朋友處分頭借款，湊足了兩萬四千元，立刻把一年的房租交了。但房租一交，家中再無餘款。沒有錢怎能搬家開店呢？幸而他當日在南昌開店時已有做生意的經驗。他即拿房東開給他的房租收條，由朋友介紹到漢中街的一個廈門當舖，高利貸款押借一萬元。當舖的人問他：「你若還不出這錢，怎麼辦？」

「你就去接房子，要房東把錢找還給你。」那當舖就以四分利借了一萬元給他。利息雖高，卻總算能籌備開張了。他將那一萬元購買櫥

窗，鋪板……等等必須品。又請了六個上海師傅，加上蔡德華和他自己，就有八個人，京滬時裝店就此開張。

但是，時裝店開張，住卻成問題。只好因陋就簡，將一個家拆散開來住。修廣翰夫婦夜晚就住在試衣間裏。兩個孩子就送到舅舅趙寶興家睡覺。這樣總算解決了困難。

京滬時裝店的奇聞

京滬時裝店的生意相當好，只是在這其間，修廣翰又發現了難題：這些師傅的工資，是以件計數，與老板對半分賬。所以他們趕完一件，立刻要錢。但他們既不依修廣翰的指導，而到時裝店來做衣服的主顧，都為高階層的太太夫人，或職業婦女，穿衣服都十分挑剔考究，稍有不合心意處，就要修改，那些師傅卻不再管修改的閑事。做老板的，就成天為修改旗袍而忙，修改比縫製的手續更煩更忙。他簡直被弄得昏天黑地，頭旋腦脹，手不暇停。此其一。其二是當時穿旗袍的，多為大陸來台灣的婦女。士大夫的階級觀念很重，對做手工的裁縫都有一種輕視的習氣，常在裁縫店趾高氣揚，發威作福，罵人打人，家常便飯，彷彿裁縫為下三流的人物，稍不稱心，張口罵，舉手打，可以隨心所欲。修廣翰亦曾挨過高跟鞋的踢打，甚至於挨過耳光。他記得民國四十三年間就發生過幾件事情：

有一位太太試完樣，要修廣翰完工後將衣服送去她家。修廣翰本着做生意和氣生財之意，就滿口承允。到衣服完工，即親將衣服送去她家，

可是她見到修廣翰從大門敲門進去，就指着修廣翰道：「你是裁縫，不應該從大門進來，應當從廚房的邊門進來。」

這種侮辱，簡直令人髮指，裁縫以勞力賺錢，是正當職業，有何可恥，有何低下？所以他當即回答道：「太太，對不起。我並非乞丐來向你討飯，我是做工的。你這樣對待我，就請你自己到店裏去取。」說罷，他拿起旗袍，掉頭就走。士可殺，不可辱，人格又何嘗只有士有呢？

這事後來傳出去給別人知道了，有人就說：「你這簡直不像是做生意嘛！」修廣翰道：「生意固然要做，這種瞧不起裁縫的觀念也要改革。」

後來在××節又發生了一次爭執，一位××××，他做了一套衣服要修改，那天他來取衣服，修廣翰告訴他還未完工。

「混賬，為什麼做到現在還未完工？」他火冒十丈。

「你明天來取，一定有。」修廣翰仍心平氣和的說。

他聽了修廣翰的話，不問青紅皂白，跑上去就是一個耳光，一面嘴裏罵道：

「你敢跟我頂嘴！」

修廣翰受了那記耳光，可也真氣極了，他隨手拿起量衣服的碼尺，就向他腦袋上打去。

「啊！我是××的×人，你怎麼可以打我？」

「我就打你這不講理的不配作×人的人，你簡直太無理了。」

……這件事後來上了報，說裁縫店老板於××節毆打×××。因為那××於理先屈，也就不了了之。

類似這一類的爭吵和風波很多，其原因大都是人們對裁縫這項職業的輕視。修廣翰年輕時就有好打不平的心理，他覺得裁縫以手工賺錢吃飯，有何可卑？有何可鄙？照說，裁縫做的衣服合身美觀，穿在身上，人人稱讚，人人欣賞，客人雖付了工錢，仍應心懷感謝，不應該像長官對部屬，爺爺對孫子那麼作威作福訓話斥責，修廣翰也很虛心，他常記着：「顧客總是對的」這句話，所以很多糾紛，他都盡量忍讓，和平解決。

開補習班當副教授

他為了糾正這種輕視裁縫的觀念，以及解決裁縫師傅不肯修改衣服，却丟給老板忙碌的難題，決定開設京滬旗袍補習班，一來招收學生，使廣為宣傳，並糾正人們的觀念，使他們知道裁縫並非賤業。二來招收徒弟，使他們來接頂不聽話的師傅。能够自己做好的旗袍，有顧客不合意處，自己負責修改。

京滬旗袍補習班申請開班時，教育局起初不淮許。因為普通只有洋裁補習班，未聽說旗袍補習班，所以開始時以洋裁補習班招生，分洋裁和旗袍兩班，後來才貼出旗袍補習班的廣告，廣告貼出，西門町看電影的人看到了，都說：「奇怪，居然旗袍也有人教了。」都認為是一奇事。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一日，京滬旗袍補習班正式開班：來了三個學生，兩個徒弟。徒弟供食宿

，但須幫着做事。五個學生，一天四小時課，三個月後，他們就都學會做旗袍了。第二次招生，來了二十三個學生，後來一班接一班，最多到八十個學生。由於修廣翰的桃李遍佈，也就影響了京滬時裝店的聲譽。京滬時裝店的招牌能立着廿年不倒，固是由於修廣翰的手藝，亦皆賴學生們的宣傳，但是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也。

至民國四十五年九月，由於修廣翰在補習班教授旗袍之成績，國立師範大學家政系主任鄭美英——即現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之夫人，特別到補習班來敦請修廣翰到師大教授旗袍之製法。修廣翰即應聘為師範大學家政系的副教授，修廣翰本為一有識之士，加之口才又好，縫製旗袍又有他獨特之經驗，所以甚受學生之歡迎，民國四十七年，又轉至謝東閔主持的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教授旗袍製法。此亦算是開補習班的收穫之一。京滬時裝店自此以後，再不見有人無理取鬧。而且來做衣服的，無不是高官顯宦的夫人，或電影明星、中國小姐。……都是客客氣氣，有商有量。即如當時空軍總司令賴名湯之夫人，有一天她去取晚宴禮服，見尚未做出，即說：「你們耽誤我的時間了。」修廣翰正從外面進來，聽到了，便道：「這事我應負責，這兩天我太忙，沒有工夫裁。你的衣服，我不敢叫別人給你裁。我今天給你裁好，一定在明天趕好。」賴太太立即道：「那好！那好！你別性急。慢慢做，我明天來取。」……一些端架子，發威福的情形再也沒有了。

修廣翰在台灣一共教了兩萬多學生，所著「

旗袍裁製法」一書，也賣了兩萬多冊。生意前後做了二十年，最大的收穫，是他改善了一般人對裁縫的觀念和態度。他深深的感覺到改革舊社會，賦予新觀念之艱難。尤其在西門町一帶做生意，流氓、地痞的苛擾，沒有一點魄力，要想做生意，恐怕一個月都挺不過。別說二十年了。有一個有趣的小插曲：當京滬時裝店剛開張時，有一些舞女、歌女，常常一下拿來五件料子，要做完一起算賬。做好一件，她拿去穿了幾次，說要拿

回來改。然後拿另一件做好的去穿，穿舊了又拿回來改。等她拿走第五件旗袍時，店中只賸下她的四件舊旗袍，她再也不來付工錢。修廣翰吃了幾次虧，以後就規定五件旗袍，取一件算一件工錢，不能等五件完工一起給。像這樣針對時弊的改革，當時房東李祥就說：「這個店恐怕開不到一年。修老板的脾氣太硬了。至今修廣翰也常常自嘲說：『我這人『革命』革了一輩子。連做裁縫也不忘『革命』。』」

黃色影片爭論趣談

林美智

夫妻在自家的臥室內放映成人（春宮）電影以增加伉儷間的情趣，觸犯法律嗎？這是前些時司法機關引起爭論的一件趣事。

引起爭論的案例來源，是有一位男子在家中放映成人電影被警方查獲，這個男子供稱，他確曾在臥室內放映成人電影，但這祇是他和他的太太「倆口子」為增加閨房內的樂趣所作的消遣，並未邀請外賓觀賞，應不構成罪行。

但是此一案件法界人士的看法不一，承辦法官為了要得到更正確的結論，將原案提到司法座談會上公開研討。

主張有罪的理由是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條一項的妨害風化罪規定為「散佈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本案例中，丈夫在臥室內放映成人電影與妻共賞，夫妻雖同財共居，但仍屬行為人以外之「他人」，自應構成「以他法供人觀覽」之要件而成立妨害風化罪。

主張無罪的理由是：「我國民法明文規定夫妻互負同居義務，夫妻在閨房內赤裸喜樂共為敦倫，不惟法所不禁且係禮俗容許之正當行為。丈夫為增加閨中樂趣在閨房內放映成人電影與妻共賞，並未越出範圍，自不構成任何罪責。」

最後，送請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再加審奪。經深入週詳研討後，採納了司法座談會主張無罪的理由應屬正確，作出下面的釋示：

「丈夫在自己臥室內放映成人影片與其妻共賞，既無供人觀覽之犯意，不構成犯罪。」